

拿破崙之死

李高平譯



文獻出版社印行

蘇聯中篇歷史小說

拿破崙之死

愛·達·諾夫著 · A·M

李育中譯

文獻出版社印行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一月

作者介紹

1

M. A. 阿爾丹諾夫在中國，乎是陌生的名字，但日本俄國文學專家昇曙夢却略有介紹，他那本巨著「俄羅斯現代思潮及文學」書內後篇第十三章「蘇聯文學」內的革命以後的俄國文學第十一節裏，是有着簡短的說明，他說「阿爾丹諾夫的名字，以小說「聖海倫那小島」與「脫爾米狄爾九日」（所謂脫爾米狄爾乃是法國共和國從七月到八月的月名）而著聞。是個手法渾熟的聰明的作家，但仍是冷靜而且懷疑的，他受法國的影響很多。」現在所譯的正是作者最有名的「聖海倫那小島」不過爲求更爲明顯起見，我却給牠另取一個名字，那歷史材料來源是大有根據的，而且作者還說這些材料是難得的歷史第一手直接的材料，多是從俄國人特色爾曼伯爵那邊得到的，並且作者對法國的智識也極豐富，所以寫來不單純是歷史，而是一種不背棄歷史的文學了。作者之出現蘇聯文壇是與左琴科及菲定等齊名，同時是屬於作爲蘇聯文學初期的新進作家，他之引起人們注意，在國內無寧說在國外更多。

第一章

蘇茜在童年的一天，母親告訴她，以後吃飯會沒有布丁糕了。於是蘇茜大哭起來。「我的小寶寶」，她母親用柔和而帶教訓的聲調說，「柏絲和其他小女孩也同樣沒有布丁糕吃的。我們得忍受和儉省。壞蛋邦尼，他把『大陸制』塞進到我們的『可愛古國』，完全是這個原因所造成的。」

蘇茜仍然流着眼淚，問什麼是新「大陸制」。但約翰生夫人她自己也不清楚，而那小女孩所認為的「大陸制」，許是像一條骯髒的蛇吧。

晚間，當蘇茜上床睡覺時，她母親叫她祈禱上帝，好從壞蛋邦尼手裏，拯救「可愛古國」，因為那傢伙奪去她和柏絲與其他英國小女孩的好柿子，梅子，和甜蜜饅頭皮的布丁糕——大概是他想統統一個人吃掉。

蘇茜小姐是害怕壞蛋邦尼的，憎恨他勝過世界任何的東西。如果她是頑皮的時候，

她母親和她保姆馬利小姐，便會說把她送給邦尼，她們說的時候，眼睛是故弄出恐怖的。有一天用早點時，蘇茜第一回聽到邦尼的名字，於是她便帶驚地問那一位是邦尼。

「他是撒但惡魔化身！」她的保姆抑制不住地暴叫出來。

「噢！馬利小姐！」約翰生夫人大聲叫着，她不歡喜人家說野話。

但她的爸爸，中校約翰生，推開那傢最近的晨報，用拳頭捶打着桌子，絕對贊同馬利小姐是對的。邦尼真的是「可咀咒的魔鬼」。約翰生中校說話時轉動他雙眼，用最可怕的樣子說出那D番。*“D—famed Devil”*。

直至蘇茜長大些，在她快到八歲生日的時候，她才知道邦尼不就是邦尼，那不過是一個「綽號」，像她的老表愛德華白朗，係叫愛迪一樣。她曉得了那個壞蛋邦尼另有一個長而困難的名字，叫拿破崙，係法國的喬治皇（「唯一的大王」，她母親笑着說），他住在海那邊，吃青蛙為活的（可恥呵！）要把「親愛的古國」毀掉，進行的戰爭是不榮譽的，像真正的匈奴，什麼野蠻事件也做得出的。

不久，他爸爸約翰生中校，在戰爭中被壞蛋邦尼殺死，但不久在吃餐時布丁糕文再次出現了。當大人們讀到報紙，他們便談得極為騷動；因為拿破崙不行了；他給俄國人

打败了。蘇茜立即便去問關於俄國人的事，曉得一些恐懼，但又有滿足，他們是勇敢的種族，處在有狗熊的冰天雪地中的，但他們愛護「親愛的故國」，而不會愛那可咀咒的法國人。俄羅斯王是亞歷山大，與喬治王是有親戚的，有一位俄羅斯的伯爵，他的名字不能講得出或記憶得出，他甚至把莫斯科放起火來，好燒死邦尼，他是企圖打進那裏的，因此使喬治王感到滿意。這叫蘇茜很是歡喜。

蘇茜的全部童年生涯中差不多天天聽到邦尼的惡行。後來在一回夏天的清晨，她那表哥愛德華白朗中尉，掛得滿身輝煌的勳章跑進屋裏來。在他愉快而有生氣的談話裏，不時提到滑鐵盧——經過幾分鐘之後，全屋人都曉得那位惠靈吞公爵和表哥愛迪曾經把邦尼打败，替爸爸復了仇，那末「親愛的故國在將來不會怕什麼了。在戰敗邦尼中，除了愛迪，還有德國人參加，他們是些可愛的人，仇視法國人，打得很光榮，絕不會做下暴行。但是德國人的助力只是小部分，主要還是我們可愛的健兒，可愛的老惠靈吞公爵，其中尤其是可愛的表哥愛迪。

經此以後，命運使蘇茜和她的全家有了很大的變換。哈德生羅（Hudson Lowe）爵士，那位醜樣不歡心的軍人，上唇長，額骨尖稜的，開始常常到屋裏來。他是很尊敬約

翰生夫人的，常常獨自陪她一個晚上。在冬天，自從愛迪表哥回來以後，約翰生夫人有點兒臉紅，告訴蘇茜和她的妹妹，說她們快有一位新爸爸了，因為她準備與哈德生爵士結婚。馬利小姐私下告訴那班小女孩，這位哈德生爵士是寒微出身的，這與她們是這領地內的第一位貴族諾爾福公爵後裔是相差得遠。但這沒有干係，因為哈德生爵士是位好人並且又是一位名將。同時她們聽到全家要搬到一個遠遠的海島叫聖海倫那去，因為她們的新爸爸已被委為那邊的總督。壞蛋邦尼經已住在島上了，他們是看着他的，免使他走脫又來殺英國人。不久他們便開始一回遙遠的航海。在大海洋中過了兩個半月，這隻大船有許多桅杆，槍砲，行駛得也很快，於是他們全害了大病，——可是她一個人却沒有病——終於他們到達聖海倫那島，進了一家叫「殖民地大廈」裏居住。這漂亮的大廈是有漂亮的花園的，還有着奇異的豆樹，叫蘇茜很感歡快。當她跑完了各個房間之後，便問那一處地窟是因禁邦尼的，可否隔在遠處去看一看他。結果她放心了，那邦尼不是住在這屋裏的，他住在另一處叫郎島別墅，距殖民地大廈頗遠，沒有人，只有爸爸才可以或遠或近的去看他。

在這聖海倫那島上，別的都沒有什麼大變動，只有蘇茜却已從一位小女孩轉變為一

位迷人的少女了。人們說她是一位美人。她已十六歲了，有時人家叫她做蘇嫻娜小姐，那駐在島上的俄皇代表阿力山大特包爾曼（Alexander de Balmain）伯爵戀愛她而且向她求婚。

蘇茜第一次見到她的未來夫婿是在一回總督招待三位外國專員的宴會上。她一見之下，便曉得阿力山大是一位漂亮的男子，比奧國專員更添馬男爵，或是法國專員蒙舒努侯爵好看過。當黑奴們把燭台拿進客廳來時，蘇嫻娜小姐好奇地用一種厭惡之情看着它有什麼事將會發生，她是準備以看到那位俄國人客去吃一臘燭。可是這一位俄國人沒有這樣做，反而使蘇嫻娜小姐從阿力山大伯爵外表看來竟是一位十足的紳士呢。

在宴會時，談話一半用法語，一半用英語。那位俄國人說英語很好——那種牛津音很像愛迪表哥，但是蘇嫻娜小姐一下便知道他那牛津式的發音不全像愛迪表哥，因為那個字音是不同的。但這也是經由叫她歡喜了。阿力山大伯爵說法語特別好，蘇茜小姐是困難才說得一些這種語言。她以為他所說的法語是比蒙舒努侯爵好；蒙舒努是意見不諷地聽着他那俄國同僚的真巴黎口音。

當便餐拿來時將軍身上去，他還是繼續使到全世界感到不歡，而哈德生

些外國專員則尤見頭痛。老僑民蒙舒努雖在哥布倫斯時已有人認他爲最反革命，說了一些哥斯干早年的事。拿破崙少年時好像因一件小事親手把一個女人絞死。侯爵說到這件事時，充分的指出那地點，環境，人名，和謀殺的所有細節。

「何等卑污呵，先生，何等卑污呵！」侯爵在結束時大叫道。（原文法語——譯按）

阿力山大伯爵有禮貌地傾聽這法國專員，然後開始由他去說些拿破崙的軼事，可是性質是絕不相同的。使人發覺到這伯爵雖然身當外交官，但參加過幾場戰役；他做過陸軍上校，領有許多勳章。阿力山大說時口咀露出輕微譏刺的淺笑，特別在著名戰士哈德生爵士之前，不表現他有什麼繁多的戰功。阿力山大伯爵他一生只見過拿破崙一面——那就是在於滑鐵盧戰場。由於亞歷山大皇帝的命令，叫他隸屬於英軍總司令，在這場有名的戰爭中，他沒有一刻離開過惠靈吞公爵的部隊。當提到滑鐵盧時，所有在座的英國男女都泛溢出微笑，只有蒙舒努輕輕的緘下眉頭，因爲他是放逐的僑民，所以他還是憎恨拿破崙的。阿力山大立即覺察出來，便轉問侯爵以贊美的話句頌揚法軍在滑鐵盧戰場的勇敢。

「拿破崙展開他的可怕天才，如有神助！」

他便熟練地提筆波普居在神聖同盟的高位來指揮這場仗，他是認為可以穩操勝利的。突然——約在一點鐘——布魯查指揮的法國人在他陣後出現，而不是他的古魯柴法國兵。

「這要以沙圖伯利安的筆描寫他的失望，有如繪畫那凱撒的活動肖像似的。」

阿力山大這樣便結束他的故事。他是從望遠鏡裏全看到的。但那位沉靜的灰頭髮英國軍官，曾在滑鐵盧受了兩回傷，這回是來到島上參觀的，却奇怪那位俄國參謀官會有一副如此古怪的望遠鏡，而他却一點也不會看到什麼。可是蘇嫻娜小姐對這俄國人的故事很感興趣。最叫她開心的是當他敘述時，阿力山大曾兩次望過這一邊台子，那裏只坐有他一人。

笑地說，「那滑鐵盧戰即使布魯查不來幫忙，英國人也會打勝。」

「可曉得，你可曉得，我的將軍！」侯爵叫道。「當一個人有事於法蘭

「不知道的」，史添馬在他坐位處發言，「那些法國人常是要負一個

笑，
是真的，說得低聲而清晰可聞。阿力山大十分贊賞哈德生爵士的生命力，但他逐後想到萬靈不是比聖海倫那島總督稍為聰明一些。希望把他的大錯修正過來，他再微笑地說，那是偉大人物的傳統小弱點：這滑鐵盧的戰勝者是很想各處模仿拿破崙將軍，他曾經要求著名的大衛來畫他的像，並且（說到這裏阿力山大再次朝向蘇珊娜小姐處望望）他也十分親近歌伶加拉絲尼。但是大衛拒絕去畫公爵的像，而加拉絲尼夫人如今已比她與拿破崙將軍愛戀時老了十五歲了。

蒙舒努侯爵立即呼加拉絲尼為一拆爛污唱不好的歌者（在那時的宮庭還有好些其他歌伶的）他對於路易十八陛下判斷罪案時，表示驚訝，而且不曾嚴加考察，去把大衛吊死。為什麼，在拿破崙時代以前，這流氓已畫過丹東、羅伯斯比爾、和馬拉的像，他不

——英人或法人——贏了這滑鐵盧戰却不斤斤計較，他對布魯查和惠

，你那鐵公爵！」他對哈德生爵士說，但立即發見到總督面上的冷

哈德生爵士是不歡喜惠靈頓的，因為那人曾經叫他做老糊塗。那

是萬靈不是比聖海倫那島總督稍為聰明一些。希望把他的大錯修正過來，他再微笑地說，

那是偉大人物的傳統小弱點：這滑鐵盧的戰勝者是很想各處模仿拿破崙將軍，他曾經要

求著名的大衛來畫他的像，並且（說到這裏阿力山大再次朝向蘇珊娜小姐處望望）他也

十分親近歌伶加拉絲尼。但是大衛拒絕去畫公爵的像，而加拉絲尼夫人如今已比她與拿破

崙將軍愛戀時老了十五歲了。

蒙舒努侯爵立即呼加拉絲尼為一拆爛污唱不好的歌者（在那時的宮庭還有好些其他

歌伶的）他對於路易十八陛下判斷罪案時，表示驚訝，而且不曾嚴加考察，去把大衛吊

死。為什麼，在拿破崙時代以前，這流氓已畫過丹東、羅伯斯比爾、和馬拉的像，他不

是對所有的革命暴徒都用着友誼的詞句嗎？

蒙舒努出身貴族，與法蘭西及西班牙皇家都有關係；爲了這個，即使有女客在座，還是表現粗暴，以爲對於他，那些人是不敢要求文雅的。

給與衆人驚異的，是那沈默的灰頭髮軍官竟用英語來參加談話了，冷冷地望着侯爵，那路易十八皇帝之所以不去吊死大衛先生者，第一是由於文明國家要用死一個人是法庭判決下來才可以執行，而第二呢，因爲全有教養的人都認大衛先生是一位大畫家。

史添馬男爵面露甜蜜的微笑，表示出這就是爲侯爵而發的，因爲他不曉得聽英語。這樣經過全體大沉默之後，才再由阿力山大來打破。他以同樣瀟灑的態度說及當丹東被推到斷頭台時，大衛是坐在復仇咖啡室的陽台上，去給坐在巴黎創子手的二輪車上的丹東車像。丹東一看到他的舊友，便向他高叫：「流氓！」

「但自然啦！」伯爵再說，「先生是對的：我們應該縱容天才的藝術家。」

哈德生夫人，發覺到這談話好像弄得大家不快，便撥轉談鋒到大家沒有紛歧意見的話題上。她開始談及拿破崙。哈德生爵士說他初來聖海倫那島時，他屢次想與那哥西子人建立友誼關係都失敗。

「當印度總督摩伊拉勛爵的妻子，盧頓女伯爵」，他說到這英國榮銜是很崇敬的，「來參觀這海島時，我便設筵招待她，並且也邀請拿破崙來。這就是我給他的請柬」；對這些文件他陷於很古怪的回憶中，他把它複述出來：

「哈德生爵士夫婦敬請拿破崙將軍於下星期一六時駕臨敘餐，並與女伯爵相見。」

「你們可能告訴我，倘使有人敢於不理我的邀請，將會怎麼樣？」他說時轉向到阿力山大。你們可知道，我沒有得到答覆！是的，先生，我得不到我那請柬的任何答覆！他以悲哀的聲調重說一次，並嚴肅的環桌掃視一週。

阿力山大是困難地壓制住他的微笑，因為他想到有人向拿破崙發請柬要他來會見「女伯爵」那是十分愚蠢的。他同情地點着頭。這時候女人們都離座，留下男人們便交換着模脫酒和雪茄烟。當蘇媚娜小姐離開室內時，她感覺到有一種說不清的愉快情緒，那位阿力山大伯爵的一雙秀眼是緊緊地追隨在她後跟。

他真的是叫她十分歡喜。不過只有一件事令到她不歡喜的，就是當吃茶時間，她從後面走上他去——側旁是燭台——她手上拿住一個小菓盤碟子，她發見到這俄國伯爵的

頭頂有一處光禿的，其大正如她拿着的碟子。雖然這光禿處是用一撮頭髮巧妙地掩藏起來，又雖然阿力山大迅速的閃轉身也沒有用，以自然的態度嘲着她，他見到這少女出其不意來到他後邊，便表示若無其事地，可是這些都不能逃出這十五歲年紀的蘇嫻娜小姐的銳眼了。這叫她十分歡喜，但只係這一件事才使她不快。

阿力山大伯爵開始經常過臨她的家；他常常跟她開玩笑，嘲諷她，糾正她說錯法國話——因為哈德生夫人要求長說法國話的。在她十六歲的生辰，旁的人送給她玩偶，但他例外地從巴黎送給她一個精緻的工作盒。她的姓名是用紅絲刺繡的。被馬利小姐看到時，她眼睛睜得大大，把蘇茜拉到一邊，告訴她這工作盒子至少值十個基尼亞金子，倘不是這懂事的馬利小姐這樣肯定，蘇茜小姐是不能相信的。當她致謝伯爵所送的奇異禮物時，她是很爲迷亂的。當他重複她的破碎言辭時，他是和藹地微笑，學着她的英國音來說法國話——而蘇嫻娜小姐覺得他的眼睛潤澤得像熟的青梅一樣有油彩。這也是叫她歡喜的。到夜深，她躺在床上，想像這件禮物在巴黎一定訂了半年的，她被情緒擾動得不能呼吸，最少有一刻鐘不能入睡。

自此以後一個月，有數不盡的激動，恐怖，和快樂。蘇嫻娜小姐覺得有些平常事

要發生，那是全世界最重要的。這不平常的事在一個晚上發生。阿力山大伯爵在總督書室內與她父母密談許久。然後他出來由哈德生爵士陪送到大門口，那裏有他的馬車和一個黑奴一個俄國馬夫等候着他；在那裏他兩人又長談了好久。同時哈德生夫人走到她女兒處很迷惑與激動地告訴她那位阿力山大伯爵已向她求婚。那使到哈德生夫人覺得難為情的，是她再嫁與自己女兒的婚事不過是隔四年間的事。她怕別人會取笑她。她母親告訴蘇茜這位阿力山大伯爵是一個最合適的夫婦，自然嫁一個俄國人是感到意外的，而且可憐她在俄國會長時間住下。但是這位伯爵是蘇格蘭的後裔，他家族的一部分人不久以前是住在英倫的：哈德生夫人是自己知道那有名家族的蘇格蘭系子孫的，藍西巴爾曼，他在巴爾麼勞有土地權和牲口。但這伯爵畢竟是位優秀而完全的紳士呢。

「蘇茜，你是這樣年輕，不是嗎？」哈德生夫人嘆氣地說。

「母親，我是年輕的，」蘇茜小姐答話時沒有聽到或明白她自己的辭句。

「上帝祝福你！」

說到這裏，他們便開始一齊哭泣。後來馬利小姐到來，也同着哭泣。後來哈德生爵士出來。他說她們不應該哭泣，應該快活。第二天蘇茜小姐便與阿力山大伯爵訂婚了。她是發瘋地歡喜而且撒頭撒尾戀愛着她的未婚夫。這俄國專員現在只等他政府的命令好離開聖海倫那島。在他離開之前，婚禮便舉行了。

第二章

阿力山大站在鏡子面前，第三次去結他的領帶。但總打得不對。這需要打成如布魯姆爾最所 的狀。伯爵在他做駐倫敦俄使館武官時，是常常會到這位歐洲第一位花花公子（這個字是流行的）他的鞋扣子，是著名布魯姆爾式，他學了許久才成功的。但領帶和 困難得多。之外，阿力山大覺得聖海倫那島的社會，因為無經驗，那是不能理解布魯姆爾裝的 才表現的——他還覺得如更大胆地穿着新裝——是拜倫劍術裝的精神的，那更難明白了。

「我應該從一個B字剝另一個B字嗎？」阿力山大自問着，他記起倫敦社會是這樣習慣說的，在這世界只有三個真人，他們的名字起頭都是B字，拿破崙（Bonaparte）拜倫（Byron）和布魯姆爾（Brunnell），阿力山大伯爵在倫敦時是常見到拜倫的。阿力山大到倫敦時正遇着這「萊爾哈勞特」——作者在文學與社交界聲名藉藉之時。阿力山大

第二次遇見詩人拜倫在夏維拜夫人納晚宴席上，那時全倫敦的精華人物都被請來會見史蒂爾夫人 (Steele)。拜倫坐在安樂椅上動也不動，皺着眉頭去看那一批人，有女人來臨他也不起身。人們在這透明的花廳中看到他的樣子是不快意的，這像一座無生命美的石像，他穿黑衣代替當時流行的藍衣。這年青勁爵的失禮，可以解釋爲他是痛苦地去掩藏他的跛足。有幾個貴婦人，忘記了這規矩，竟定睛的審視這漂亮青年。而布魯姆爾呢，在這室內只露面一陣，其他年青的貴介公子都投以健羨的眼光，因爲他們是時時刻刻去極力模仿他那單簡美，布魯姆爾向拜倫看了一眼，雖說穿的不是自己的裝束，但他仍點着頭贊同他不怕敵手——他是布魯姆爾。保守黨著名領袖是坐在拜倫旁邊；他對那些年青貴族解釋，詳細地，關於戰時拿破崙的高級保守政策，拜倫留心地傾聽，但沒有去瞧瞧那談話的人，經過短時的沉默以後，他表示意見，那些觀點是不能實現的。他個人是全心希望拿破崙可以得勝的——不管保守黨的暴君，和晨報主筆是怎樣。阿力山大當他回想到這保守貴族聽到這話是怎樣大感狼狽，而翕動他的雙眼。這一晚，拜倫以後就很少說話，主要是談談天氣，證明他很少想到他剛才所說的事了，他對多言的史蒂爾夫人一點也不留心，這是使到她感覺很爲侮辱的。這位「柴爾哈勞特」者當他聽到空曠